



雨 祭

陶家明

雨 祭

陶 家 明



花 城 出 版 社

粤新登字05号

雨 祭

陶 家 明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4.125印张 1插页 90,000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1,223册

ISBN 7-5360-1123-7/I·1001

定价：2.20元

序

孙绍振

陶家明的诗，曾在福建省作家协会讨论过，我竟没有参加，可能是我出差去了。陶家明自己说，这次讨论会，使他从某种模式中解放出来。这是真的，我在翻阅他的第一个诗集《大地美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时，深深感到一个诗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要闯过多少险峻的关隘。

说起来也真惊人，他居然在诗的雄关险道上闯荡了三十多年了，其中的甘苦恐怕只有把诗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

现在看来，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他的想象和才智似乎总被某种写实的和浪漫的模式束缚着，虽然有些宝贵的心灵体验，是他童年青年时期情绪的结晶（正是因为这样，蔡其矫十分欣赏），但是他所运用的语言形式想象和联想的方式都是流行的大路货。

这並不奇怪，任何一个诗人在他走向诗坛的早期，总免不了要有一段时间用别人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心灵，甚至用自己的舌头唱着别人的歌的。如果诗人满足于此，他的艺术生命就完了。

陶家明的突破首先就表现在他忽然不那么热衷于强烈的激情的渲染了，他不那么随大流做出浪漫的姿态了。他的追求明显受到蔡其矫的影响，他开始对那些被浪漫的夸张的感情忽略过去的地方，发现了诗。

他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但是问题並沒有解决。

这是因为他的语言和形式都还没有来得及解决。就是在蔡其矫很欣赏的一些诗中，精彩的思绪和相对不精彩的语言形成了一种对比。

很显然，在陶家明的这本诗集《雨祭》中，他在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他的原稿放在我的桌前，那被红墨水反复涂改得几乎不可辨认的笔墨，说明他如何认真地与自己作顽强的斗争。也许他已经看出来，在《大地美神》中，用那么多惠特曼式的排比句法，而且用得那样无节制是某种浪漫主义的后遗症，他已经不再追求激情的表现了，可是仍然丢不开便于表现激情的排比，而冷峻的沉思则往往要在突破过分整齐的对称章法才能有出奇制胜的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陶家明是很痛苦的，一方面他要克制自己情感渲染的冲动，另一方面，那种驾轻就熟的想象和形式都有很强大的自发力量。有时，他战胜了自己，他的语言变得接近于口语的自然、

平静，但是其内在的感受却深化了，如：

狼王出现在左方
麻木了我半边的感觉。

我以为这比用排比句去夸张恐怖的感觉要有滋味多了。强烈的情绪和平淡的词句形成了张力，产生了惊心动魄的效果。这得力于他对情感冲激下感觉的变异的强调。把传统的抒情语调变成现代诗的叙述语调，是近几年来许多诗人的共同趋向，过分浪漫的感情和太过夸张的修饰已经使当代的读者感到腻味了。但是过分直白的语言又常常使一些诗人的语言缺乏张力，失去诗的启示性。陶家明无疑在追求一种表面上直白，而实在是具有诗的质感和量感的效果。因而他总是在超越散文的逻辑而代之一一种奇异的、偶然的巧合的逻辑。例如他写深山洼中生活停滞的村庄：“水碓、磨坊、山神庙，随老一辈人一个个寿终正寝，只有手上的茧代代相传。”这样还不够直白，他还要写成更散文化的句法。

风水林死于 1958年

封山林死于 1968年

打石的祖先死在青石塘

讨金老汉在白石塘躺下

有鸟在唱：你不应当！你不应当！

完全不相干的现象，和鸟的象声词语一并列，居然构成了一种逻辑关系，这种偶然的似乎是不合理的逻辑关系，由于超越了日常的思维惯例，不但没有导致读者的困惑，反而诱使读者顿悟。

正是由于陶家明对自己已经掌握得非常熟练的语言作了改革，他才有本钱去追求诗的平静而意味深长的效果。

把情感强化极化，是一种效果，这种效果已为大家熟悉，构成这种效果的手法十分普及，而把情感淡化，也是一种效果，这种效果正在引起广泛的兴趣。陶家明的第一个诗集中的大多数诗作，属于前一种效果，而放在我面前的这部诗集则显然在追求后一种效果。我十分欣赏他的《两个车站》，写的是一个军人和自己恋人会面，在她家乡的车站上，他们终于相会了。这是很平常的，几乎没有任何诗意，但到了结尾：

她走出出站口

像一位新娘

她说：火车晚点了？

我说：没有。

这好像更平淡。其实这里写的是同样的时间两个人不同的感觉（因而题目叫《两个车站》），姑娘觉得火车晚点了，而事实上並沒有晚。这是一种感知的变异，完全由焦躁的情绪造成。如果用强化激情的方法写，可以写出许多排比句来，可是陶家明追求的是淡化情感的外部表现，使之与内在的情绪形成反差，这样更有利于激活读者的想象力，当然，我说的是有一点修养的读者，而不是那些粗心大意的，还没有来得及沉浸在诗中就嚷嚷“不懂”的读者。

总的说来他的这本诗比之《大地美神》变得单纯了，明净了，不像《大地美神》那样时而有些烟火气，他写得最成功的时候能将平淡的事物写得深刻，而且语言也精练。我喜欢他的《高崖上的竹子》：

座落在天涯
与阳光温柔青岚
那是精光的帆子
在人生的海上
从无风平浪静
苦难中永生
决没有人能够到达
却有许多人向往

这最后两句可称神来之笔，这已达到了令人深思的哲理境界，我读到这里已经挺满足（除了那“与阳光温柔青岚”中的温柔似不当作及物动词用），但是作者过去擅长渲染的想象力却不可克制，接着又来了一段：

我梦成一只蝴蝶

化为一腔幸福

同你在风中歌唱

这简直有点煞风景，把陈词滥调放在这么重要的地方加以炫耀，实在是自我克制不力所致，其实这最后三句完全是蛇足。

这是陶家明还不成熟的表现，自然，他的不成熟不仅表现在这一点上，此外，还有对语言的提炼不足，当他写得太随意时，语言不免有芜杂或者过分直白之嫌。

这些都不可苛求，因为当前诗坛正经历一场大乱，许多共同的艺术准则正在更新，诗人们的追求各有不同，有追求诗美的，也有追求非诗的丑的，有许多诗，我实在弄不清孰好孰坏。但陶家明的诗并非属于追求反诗，追求丑之列，因而我才有兴趣把自己的观感奉献给本书的读者。

1991. 7. 7. 福州

目 录

序.....孙绍振 (1)

高崖上的竹子..... (1)

狼王..... (2)

两个车站..... (5)

山里的红草莓..... (7)

冬天..... (9)

顺昌大同瀑布..... (12)

雨祭..... (14)

笛子独奏..... (16)

在松林里..... (17)

美人之歌..... (19)

冬日的火..... (24)

荒凉苔..... (25)

山雪..... (26)

老陶的南山..... (27)

野豆..... (29)

疏林..... (30)

寄自荆屋..... (31)

红草莓峡谷..... (32)

青李子树·····	(34)
舞蹈：化蝶·····	(35)
四条水妖·····	(37)
富屯溪源头行·····	(40)
什么地方·····	(45)
油菜花·····	(47)
意的雨·····	(49)
岸途旅记·····	(50)
槟榔树印象·····	(52)
女鬼·····	(54)
野牛壁画·····	(55)
解释一座小山·····	(57)
我的树林·····	(58)
曼陀萝之悼·····	(62)
火焰·····	(63)
秋韵·····	(67)
闪光的山群·····	(69)
树之形·····	(70)
石形·····	(72)
季节的花讯·····	(74)
再看瀑布·····	(76)
我所在的城市·····	(78)
山中的那一场雨·····	(80)
我的小屋·····	(82)

窗外	(83)
致某陨石	(84)
超越死亡	(85)
雪豹	(86)
登山	(87)
那个时候	(88)
那杨	(89)
走来走去	(91)
情人和我的枣色小马	(92)
青枫 红枫	(94)
神秘的岸上	(95)
雨旅	(97)
创造	(98)
父亲和我对山的感情	(99)
西岭灌丛	(100)
双巢	(102)
去登合掌岩	(104)
柔和之路	(106)
站着的那一棵树	(107)
雨的寂寞	(108)
两只惊恐的鸟	(110)
海王星	(112)
 后记	 (118)

高崖上的竹子

座落在天涯
与阳光温柔青岚
那是精光的帆子
在人生的海上

从无风平浪静
苦难中永生
决没有人能够到达
却有许多人向往

我梦成一只蝴蝶
化为一腔幸福
同你在风中歌唱

狼王

没有森林没有流水
没有草丛没有土岗
世界就不是这样的
狼王出现在后面
影响着我们的脚步

我熟悉森林
熟悉像毛发和脉管一样的森林
我的身体的气息
让森林绿染成青色

狼王出现在前方
影响着我们前进的形象

我对流水有特别的情绪
我对草丛也相知已久
土岗是我的家乡
我不是无用和无勇之辈

狼王出现在左方
麻木了我半边的感觉

它没有咆哮声
没有乞求
也没有食人的样子
它只是紧跟着
(很不友好)

狼王猩红的舌头
有时伸出嘴巴
在我的右边
它显得烦躁

有火吗?
带火了吗?
(火是没有的)

有枪吗?
有子弹吗?
(没有)

狼王渐渐与我接近
都听到了对方的呼吸

渐渐都看清楚了
爪牙像一把把刀

狼王
不那样中庸了
而我
在急骤地调动智慧
(要迎接战争!)

狼王混浊的眼睛里
有鬼名堂

两个车站

六月的

十分晴朗的一天

我来到她家乡的车站

正是夏收

广阔的田野上一片金黄

收割人的歌咏

飘扬在田乡

她等在出站口

是那样鲜亮

我从军营来

是来恋爱的

七月的

十分晴朗的一天

我来到我家乡的车站

甘蔗青熟

高高举起头顶的蓝太阳